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创立了儒家学说。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经典之一。孔子提倡“仁”、“礼”、“中庸”等思想，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他的思想在历史上被广泛传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之一。

何燕江◎著

圣者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提倡“仁”、“礼”、“中庸”等思想，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他的思想在历史上被广泛传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之一。

一代圣哲
万世师表
文化巨人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圣者孔子

何燕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者孔子 / 何燕江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86-0993-5

I. 圣… II. 何… III. 孔丘 (前551~前479)—社科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46341号

圣者孔子

SHENGZHE KONGZI

著 者: 何燕江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72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0993-5/G · 237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序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创立《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体系，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先祖迁居鲁国。孔子实际是贵族武士孔纥的私生子。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为季孙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廩）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青年时期即以博学而著称。

孔子“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国贵族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贵族手中。由于君权削弱，鲁国国内贵族纷争激烈。孔子提出尊王室、复礼制的理念，试图削弱贵族势力。由于三桓贵族势力强大，孔子被驱逐出鲁国，周游列国。直到晚年临终前才回到鲁国。

本作品主要撷取孔子早年和中年在鲁国与贵族豪强势力进行角逐的一段历史，着重描写这一段时间孔子的经历。

在国际，孔夫子被看做中华文化的象征人物之一。但是，关于他的真实生平和事业经历，由于历史上被历代尊孔者正面的神化、圣化，批孔者反面的异化和丑化，涂上了浓重的脸谱色彩，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和歪曲。

由于孔子是世界瞩目的伟大历史人物，韩国、日本前几年曾传出有意拍摄电影《孔子》的新闻。我们认为，孔子这样伟大的文化象征人物，他的传记片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拍。

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孔子的研究有深入的进展，对孔子的生平事迹和历史活动，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我们一直关注这个主题。因此，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请年轻的编剧、导演何燕江写成了一部反映孔子生平主要活动的文学作品：《圣者孔子》。本书取材于《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以及战国秦汉时代所流传的孔子传说事迹，大的事件基本上有出处，事件年代根据《孔子年谱》。作者将史料融会贯通，完成了这部接近百万字的巨著，殊为不易。这部著作完成后，曾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林甘泉、李慎明等多位著名专家审读，

受到了好评，赞扬其不易。一致希望我们将来以此为蓝本，打造出一部精品电视剧。

儒家的理想就是要让世界变得和谐。和谐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天和则清，地和则宁，人和则安，心和则美。儒家和谐世界的心愿因此成为人类共同的希望之光。拍摄孔子，就是要重燃人类和谐精神的火种，把珍藏在华夏儿女胸中的和谐美德重新唤醒。

我们创作这部书的基本思路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弘扬孔子生平中追求光明、正义，不畏强权，与分裂势力斗争的精神；好学不倦，诲人不倦，追求仁善的人道精神；热爱生命和自然，向往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和谐社会的精神。

我们想在本书中描述一个有血有肉，不屈不挠地奋斗、学习、进取，人格不断发展，为实理高尚理想献身并奋斗一生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经历和故事。



2007年8月



圣者孔子



N

第一集



(字幕：公元前556年)

1. 齐国田野上 日 外

一股浓烟掠过，一群农民打扮的齐人在田中烧荒草，不时有扛着锄头的齐人从镜头前走过。

一个齐国农民与另一齐国农民追跑打闹着，被追的齐人一下摔倒在地。

追的人站住了，却没有扑上去，愣愣地看着地上。

地上的阴影越来越大，盖住了被追的齐人。

两人转头向天上望去，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天上的太阳出现了日食，正在被逐渐遮住。

田野中的齐人们都惊恐地呆站着，看着天上的太阳。

2. 齐王宫殿外通道 日 外

快步走来的晏婴的脚。

通道两旁站着目不转睛肃立的卫士，晏婴匆匆走来。

庄贾在通道尽头等着，见晏婴走来，忙低头施礼：晏相，您来了。

晏婴微微一点头，两人一起走远。

3. 齐王宫殿外 日 外

晏婴回头看天上被遮住的太阳，走进殿去。

4. 齐王宫殿 日 内

齐景公正在殿内走来走去，见二人进来，摆摆手对庄贾：你先下去吧。

庄贾退下。

齐景公走向晏婴，晏婴忙施礼：主公，晋国的使者走了？

齐景公点点头，走到殿门口，看看太阳，转身：晏相，田穰苴走了几天了？

晏婴：已经走了七天了。

齐景公回到殿中座位坐下正色：七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晏相当时给寡人推荐他领兵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寡人怎么有点记不清楚了？

晏婴垂目：当时我对主公说田穰苴是田相家的庶子，他待人有礼，体恤下情，又通晓谋略，如果用他来带兵，必然能得到士卒的拥护，让我们齐国的军队成为人见人惧的威武之师。

齐景公冷冷一笑：晏相原来还记得啊。燕国、晋国，甚至多少年附庸的鲁国这几年都不断在边界寻衅，刚才晋国的使者已经放出狂言，说什么寡人不给他们阿、甄二地，他们可

以自己去取。齐国的河上地区，到现在还被燕国占据着，这些我都指望着这个田穰苴能给我夺回来呢，可现在，鲁国一个小小的防邑，兵不过数百，怎么就这么多天也打不下来？

晏婴微微一耸肩。

齐景公看了看他：晏相请坐。

晏婴在旁边坐下：谢主公。

齐景公愤怒地站起：晋国前些日子带出四千辆兵车会盟，想干什么？想吓唬谁？晋公他爹晋平公听师旷的清剿，刮一阵大风，都吓得匍匐在地，算什么玩意儿？父亲死了，儿子来跟我们厉害起来了！

齐景公转头：晏相为什么不说话？你说！

晏婴想了想，慢慢地说：主公，一年前，贺晋公（指昭公）即位的时候您出访晋国，有句话说得太过，您记得么？

齐景公想了想：寡人不记得了。

晏婴笑笑：主公好好想想。

齐景公思考良久：莫非……莫非是？

晏婴点头：正是，那次酒席上的投壶比赛。主公当时一箭投入，大笑着说：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这话明摆着是主公投中了，就要取代晋国的晋昭公，当时主公注意到在席晋国诸位的表情了吗？

齐景公晃晃脑袋：想不起来了，寡人全都想不起来了。

晏婴：晋公倒是罢了，那晋国六卿的脸色全都变了，主公您想想，现在六卿把持晋国，您要是取代了晋国为盟主，他们六卿还能有日子过吗？要不是当时见机得快，恐怕……

齐景公一拍桌案：恐怕什么？他们还敢拿寡人怎么样？

晏婴：主公，齐国自桓公之后多年未经战事，军士都是当时有军功的卿大夫的子弟后裔，现在早已经混乱不堪，不能大用，我推荐这个田穰苴，正是看中他做事认真，治军严谨。只有将我齐国的军队强大起来，才能在诸侯中立下威信，您说是不是？

齐景公点点头。

晏婴：这次征讨鲁国，实在有点仓促，主公您不要着急，在我看来，这次征讨逼阳，败了反而比胜了对我国更有利。

齐景公惊讶地走到晏婴身旁：为什么？

晏婴：田穰苴匆忙接手齐军，对军士不熟稔，对齐军目前的战力也无从得知，鲁国这仗，有如一块试刀的石头，以他的才具，纵使败了，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的损失，反而更能让他看清症结所在，回来好对症下药治理齐军。

齐景公思忖了一下，喃喃地指着大殿外面：不说了……不说了……这太阳……是不是在预兆着什么？

晏婴也站起来走到齐景公身边，一起向外看。

天上的太阳被遮蔽着。

5. 鲁国防邑城外 日 外

被遮蔽着的太阳正在逐渐露出来。

（摇下）田穰苴一身将军打扮，愣愣地看着太阳，背景中有数百辆兵车，兵车上高悬齐字大旗，兵车旁的军士或坐或站，喧嚣打闹着。

田穰苴不满地向后看了一眼，他眼光所及的两个兵士忙拿正手里的矛戈。

一军士凑上来：田将军，鲁国始终没有来什么援军，再围上几天，我看他们也就只能献城投降了。

田穰苴回头继续看太阳。一顶头盔从后面飞来，打中了田穰苴的肩膀。

田穰苴捡起头盔，回头看，兵士们忙纷纷站好。



田穰苴笑笑：没事没事，谁扔的？

兵士们都不敢承认。

兵士甲推了一把兵士乙：不是你扔的吗，出来。

兵士乙忙拉着兵士甲：是他扔的，田将军我看见了。

兵士丙走出来：是我扔的田将军。

兵士们纷纷笑着冲兵士丙：你看你头盔还在脑袋上呢，怎么是你扔的。

兵士丙笑着：我这不是给田将军凑个趣吗。

兵士们哄笑起来。

田穰苴微笑着看着他们。

兵士们突然止住笑声，从队伍人中走出三个人来，三人肌肉隆起，都是一副凶悍的样子。

田穰苴看看他们，问：怎么？

三人同时说：田将军，头盔是我们扔的，你要怎样？

田穰苴上下打量着：你们是谁？

三人自我介绍：我是公孙接。我是田开疆。我是古冶子。

田穰苴微笑：原来是咱们齐国著名的勇士啊。听说你们号称齐人三杰，都能空手打死老虎，在下对你们实在仰慕很久了。

三人互相看看，面有得色。

田穰苴扔下头盔：些许小事，算得了什么，走走，来大帐内喝酒，我正要找几个勇士呢，往后攻城略地的事情，还要多靠你们几位呢。

几人向大帐走去。兵士甲推了一把兵士乙：你看刚才给你吓的！

兵士乙：我才不怕呢，这个田将军，我看也是软弱之辈。你看三杰这一出来，他尿都快吓出来了！

众兵士哈哈大笑。

6. 鲁国鲁王宫殿 日 外

太阳逐渐把鲁国宫殿从阴影中带出来。

7. 鲁国鲁王宫殿 日 内

垂暮年纪的鲁襄公坐在中间，两侧季武子、孟僖子、叔孙三家和他们的家臣分坐，正在争辩。

鲁襄公咳嗽几声，众人安静了点。

鲁襄公：你们吵了这么半天，究竟要不要去救？

孟僖子站起：主公，我家臣中的叔梁纥，武勇无敌，十几年前在逼阳之战，主公和晋、曹主公都被困在城中，都靠了他一人举起千斤城门，让大伙出去，才避免了我军被拦腰切断，险些覆灭的命运。现在他和大夫臧纥、臧畴、臧股一起被困在防邑，眼看城里也没有几日的存粮，怎么能不去救呢？

鲁襄公点头：有道理，有道理，那么季大夫你看呢？

季武子缓缓站起，向鲁襄公拱手，转头对孟僖子：孟大夫，我想请问的是，叔梁纥、臧纥、臧股、臧畴是谁的家臣？

孟僖子：呵呵，这几位都是我的家臣。

季武子笑笑：孟大夫，我季武子不才，管理鲁国财政事务和上军调遣，今年天气大旱，气候不调，军士缺乏口粮，士气一蹶不振，齐国的事情我也打听过了，齐景公刚刚即位，出兵主要是想向晋、燕两个国家要回被他们抢走的土地，至于这次发兵来鲁，不过是聊作练兵之意，我看他们再围上几天，看看没意思也就自然撤了。

孟僖子走向季武子：季大夫，我接到的军报可不是这样的，齐国新启用的田穰苴是

过去陈国国君田完的庶子，向来以精通谋略闻名，这次包围防邑后，他还派兵驻扎在救兵必经的路上，完全做好了正面大战的准备，根本不像您所说的，只是示威、练兵之意啊。

季武子笑笑拍拍孟僖子的肩膀：那就更对了啊，孟孙大夫，如果要是为这么几个家臣，把我们鲁国都搭进去，是不是很不值得啊？所以我说，你家的叔梁纥不是很勇猛吗？不是曾经高举城门让主公在乱军中撤出吗？这次，也让他高举城门，带着臧纥、臧股、臧畴三兄弟跑了就是了，（向家臣）你们说是不是？

家臣们哄笑起来：是啊，是啊，让他举起门就是了！他举起来，吓死齐国军队！不就解围了吗！

孟僖子一把拉住季武子，气得手发抖指着他：你……你……你……

季武子背后站起一个年轻人拔出剑当一声插在地上，向孟僖子怒喝：松开！孟孙大夫，你自重一点！不要逼我季氏家臣对你不客气！

孟僖子向鲁襄公看去，鲁襄公向年轻人说：喂，你是谁？在这里大叫大喊的，你给我坐下！

年轻人向鲁襄公施礼：主公，小人失礼，但我的家主没有叫我坐下，我还不敢坐。

鲁襄公面色一变。

季武子看看鲁襄公和孟僖子，向年轻人：阳虎，谁叫你这么无礼的，我和孟孙大夫门出鲁国的世族，一起和国君议事说话，哪有你多嘴的地方！你给我滚出去！

阳虎狠狠地看了孟僖子一眼，将剑收回鞘，施礼走了出去。

季武子赔笑着转回来：主公息怒，家臣阳虎不懂礼仪。至于防邑的事情，实在是不能出兵，孟孙大夫为人重情谊，让我们鲁国为了他的区区几个家臣就与齐国为敌，这是他的一时糊涂，请主公也多体谅，他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

孟僖子和鲁襄公都愣住了。

季武子转头向群臣：主公身体不适，今天已经很累了，大家都回去吧！不要在这里烦扰主公了。

季武子向鲁襄公身边的几个侍从使个眼色。

侍从们走到鲁襄公座位旁，将鲁襄公脚不沾地地搀起来走向后堂。

季武子看着鲁襄公走出，深施一礼，转身头也不回地带着家臣们走出了大殿。

孟僖子看着季武子走出，站在原地向上看看喃喃地：这……这……这究竟是谁的大殿……

8. 鲁国鲁王宫殿外 日 外

季武子大步流星地走出来，等在一旁的阳虎忙跑了过去迎上。

阳虎：家主，刚才信使来报，今天防邑等地天狗食日，主大凶之相。

季武子站住：哦？……大凶……好啊！

季武子哈哈大笑继续走：好啊好啊……叔梁纥这几个人，也该死了吧，他们死了我看看孟氏家还有谁能出来带兵！好啊……

阳虎陪着笑几声。

季武子低声地：今天我替主公退的朝，感觉还真是不错呢！

阳虎一愣，接着赔笑：哈哈。

一行人逐渐走远。

9. 鲁国防邑城墙上 日 外

几个鲁国兵士在城墙上看着远处的战车和齐国的部队。

兵士甲喃喃地：真不少啊。

兵士乙：哼，这算什么，一看你就没打过几次仗，以前的逼阳之战，我和叔梁将军在



一起的时候，那人才叫不少呢，四国的兵马啊，那乌央乌央地进了城……

兵士甲突然大喊：你看那边，齐国阵脚乱了，好像救兵来了！

兵士乙把手里的矛一扔，向远处看去，定睛看了半天：不像是救兵，就一个人，赶紧，去开门去！

众兵士奔跑下墙。

10. 鲁国防邑叔梁纥将军府 日 内

满身血污的信使正在包扎，旁边臧氏兄弟围坐，叔梁纥坐在正中。

医士使劲拔了拔信使胳膊上的箭，信使大声呼痛，医士忙松手不敢再用力。

叔梁纥：孟大夫真的这么说的？

信使点点头：孔将军，孟大夫说主公也想发兵，但兵权在季大夫手中，他根本没法调派，叔孙大夫不置可否地置身事外，是战是守，请您自己决定好了。

臧氏兄弟眼睛齐齐地转向了叔梁纥。

臧纥沉脸起身按剑踱了几步：战？我城内现在士卒不过三四百人，怎么战？

叔梁纥叹息：身为家臣，主公将城池托付我们掌管，就是要我们维护这一方水土，敌不过，有死而已，何必要多问。

臧纥：孔纥兄，今日天狗食日，上天已经示警……

叔梁纥站起：什么天狗食日，你们害怕，我不怕，天狗真有本事，不要吃太阳，来吃我孔纥的脑袋好了。

叔梁纥径直向外走去，走到使者身边，一把抓住箭杆，用力拔了下来，接着从医士手中拿过止血药粉，轻轻一抹，用布条将使者的胳膊利落地包扎起来，拍拍使者的肩膀：这伤就得用力，一下就好，像他那样轻手轻脚地拔，疼痛更是难挨。

叔梁纥看看手里的血污箭，向后一扔走入后堂。

血污的箭枝掉在臧氏兄弟面前，三人面面相觑。

11. 鲁国防邑城外齐军将军大帐 夜 外

田穰苴正在向三个齐国勇士敬酒，几人都有些醉意。

田穰苴笑着举杯：请请请，三位在我齐军，劳苦功高，让田某真是好生佩服，此次与鲁国作战，还要靠三位冲锋陷阵，多给士卒作些榜样。

三人大笑，举杯一饮而尽，公孙接放下杯子说：那是自然，田将军靠和主公说说话，靠人保荐得的这个将军职，我们三人却不一样，哈哈！

田穰苴一定：哦？

田开疆笑道：我们三人，都是靠战阵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军伍之事，比如这次进攻鲁国，没你田穰苴没什么的，没我们兄弟三个，恐怕光靠你的嘴皮子是没法把防邑拿下来的吧！

三人大笑。

田穰苴脸上肌肉动了一下，接着恢复了笑容：是，是，几位说得十分在理。那么今晚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几位请回去快做做准备，这次再立首功。

三人笑着：准备什么，走吧！

三人拿起帐内的兵器，向外就走，经过田穰苴时候，公孙接猛撞了他的肩膀一下，田开疆从背后拍了田穰苴一下，三人大笑着出帐。

12. 鲁国防邑城墙上 夜 外

鲁国士兵持矛走过，带出叔梁纥正在和白天说话的士兵甲乙说话。

叔梁纥擦拭着手里的剑，士兵甲怔怔地看了看外面的齐国军队阵营。

13. 鲁国防邑城外 夜 外

齐军的阵营纷纷点起火把。

14. 鲁国防邑城墙上 夜 外

士兵甲对叔梁纥：孔将军，您看，齐军好像有动静。

叔梁纥起身看了一眼，继续低头擦剑：要来了。

士兵甲和士兵乙看了一眼：孔将军，我们有多少胜算？

叔梁纥笑笑：胜算？害怕的就回家去，不要在这儿等死。

士兵甲干脆坐了下来：我不怕，有孔将军在这，我怕什么。

士兵乙也坐了下来：唉，可惜了，我连个孩子都没有留下，却要死在这里。

士兵甲忽然想起什么，对叔梁纥：对了，孔将军，您家的长子孟皮，最近腿脚好些了吗？

叔梁纥停住擦剑，喃喃地：唉，好什么，就是个跛子，原来叫孟皮，现在附近的孩子都管他叫孟跛了！

士兵乙：将军那您也跟我差不多了，听说您家都是女孩，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还是……

士兵甲踹了士兵乙一脚：胡说什么呢！

叔梁纥站起，看看手里擦亮的剑，呼唱起来：彼候人兮，何戈与殳，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鹤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叔梁纥不断重复着高唱。

士兵乙问：这是什么意思？

士兵甲说：这是说，扛着戈与戟的这些战士，不知道是谁家的子弟，要是像鱼鹰呆在岸滩上，怕被河水沾湿了羽毛一样怕被血污染到身上，那这些军士，就不配穿上这身战袍！

士兵乙点点头，跟着叔梁纥一起唱起来。

众士兵都唱了起来。

城墙上回荡着军士们在叔梁纥带领下的歌声。

15. 鲁国防邑城门口 夜 外

臧家兄弟都在门口，叔梁纥大步走来。

臧家兄弟要上前打招呼，叔梁纥径直走到门口，要开城门。

一个军士上前：孔将军！

叔梁纥一巴掌把军士推倒，自己走过去开门。

臧家兄弟拉叔梁纥：孔将军，这是……

叔梁纥大吼：是什么！城池已经保不住了，大家拼死一战，也不枉了武士的威名！开门！

说着叔梁纥举起剑指着他们。

臧家兄弟不敢再拦，叔梁纥把城门打开，远远地可以看到齐军的战阵火把通明，越走越近。

16. 鲁国防邑城外 夜 外

田穰苴骑在马上，跟着军队前进。

三勇士在最前面，威武地拿着兵器走着。

齐军走到离城不太远的地方，都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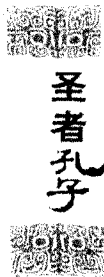
城门大开，叔梁纥一人站在城门中间，狂笑着挥舞手中的剑，大喊着：来啊，来啊！

田穰苴看着他，轻轻地一笑。

三勇士眼睛瞪圆了，回头看田穰苴，等他发令。

田穰苴举起小旗，准备发出冲锋的号令。

击鼓的壮士也都举起鼓槌。



城门内臧氏兄弟几个瑟瑟发抖的手。

城墙上，士兵们高唱的声音越来越响。

突然，一个骑马的齐国军士浑身血污地从阵后面飞奔跑来。

所有的齐军都愣住看他。

齐国军士跳下马跑到田穰苴旁，喘息着：田将军，晋国的兵车抄截了我们后路，已经把赵、李两位将军的部队击溃，我们要是不赶快撤，让他们完成包围，我们就回不去了！

田穰苴看着军士。

田穰苴手中的小旗高举在半空。

所有齐军安静着。

田穰苴的小旗向后摆了摆。

三勇士大吼：什么！怎么能就这样撤了！

远景处叔梁纥大吼声隐隐传来。

田穰苴一语不发，冷着脸带队向后退去。

三勇士不甘心地看看防邑，随着队伍向后走去。

17. 鲁国防邑 日 外

早晨升起的太阳照亮了防邑城墙。

城墙上的兵士被太阳照到，纷纷醒来。

18. 鲁国防邑城门口 日 外

叔梁纥笑着与臧氏兄弟牵着马说话。

臧纥：孔将军昨晚，真是威震四野，不仅吓到了我，把齐军居然也就这样吓退了。

叔梁纥笑笑：哪的话，当时我的腿也在发抖啊！

臧畴：孔将军过谦了，当时我看你的剑指出去，那影子一动不动的，一点也没有抖的样子啊！

叔梁纥：呵呵，不提了，不提了。我后来派了探子去探，说是晋国和燕国联合起来，早就想找齐国的麻烦，趁着这次齐军出动，正想从后把齐军一举包抄全灭了，也算这个田穰苴见机得快，放着到嘴边的肉不吃，直接撤走，不然我们和燕、晋一起夹攻，他可就损失大了。

臧纥：这个田穰苴退兵还是有些门道的，大敌当前，突破晋国的包围，主力也没受多大损失，就听说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人带领的部队不听调遣被晋军追上杀了一阵，别的部队都没有什么伤亡。

叔梁纥笑笑：我老了，我老了，田穰苴，我应该是没有再跟他对阵的机会了，这是好事还是不好？哈哈，哈哈！

臧家兄弟和叔梁纥一起笑起来。

叔梁纥突然收住笑容：哼哼，我现在，就要回去见面家主，该要和那些小人算一算账了！

臧畴忙走上来：孔将军，季家势力那么大，您还是忍让为上。

叔梁纥怒道：忍让！这小子不顾国之安危，只顾宗派之争，叫什么东西，这样的人有什么可忍让的！你们好好守城，我去了！

叔梁纥打马离去，臧畴等人在后面追赶叫着：孔将军，要走也要拿点路上的干粮再走啊！

叔梁纥头也不回地就远去了。

19. 齐国齐王宫殿 日 内

齐景公愤怒地拍着桌案，庄贾侍立在侧，晏婴低眉垂目坐在一旁。

齐景公大声地：这叫什么事情？尺寸之功未建，倒被晋国杀了个便宜！他还有什么脸

回来见我！

齐景公随手拔出长剑，向旁边的卫士一摆手。

卫士上来，齐景公拿着长剑对卫士：去田穰苴大营，让他用寡人这把剑自己了断，也省得回来受辱。

卫士答应一声，看了晏婴一眼，捧剑跑出去。

齐景公坐定，平息了一下喘息的胸膛。

晏婴仍然端坐，看了看齐景公。

齐景公：你看什么你看？看什么？

晏婴微笑垂目：主公不让看，我就不看了。

齐景公向后一靠，呼吸平静了一些。

半晌，齐景公抬起头来看晏婴：人是你推荐的，现在我派人去杀他，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

晏婴淡淡地：主公生完了气了？

齐景公：没有，没有，我不是生气，我是失望，是沮丧！

晏婴站起来踱了两步：主公，一支军队被前后包夹，敌人数十倍于我，这支军队是不是难逃倾覆的命运？

齐景公：当然！

晏婴：主公，齐军共四百乘兵车，晋军在后约两千乘追击，请问主公，为什么齐军回来的时候，只损失了不到十乘？

齐景公大怒：他田穰苴兔子腿，跑得快！

晏婴微笑着：主公说得有理。主公说得有理啊！那要是如此，晏婴先告退了。

晏婴向门外走去。

齐景公大怒着把他叫住：站住！晏相！你去哪儿？

晏婴站住：主公，如今田穰苴与晋军对阵于国门之外，您派人提长剑去杀他，齐国眼看将成为晋、燕之地，我要赶紧回去，好好地准备安排一下府里的后事啊！

齐景公怒气冲冲地坐下：晏相！晏婴！你给我回来说话！

晏婴走回来。

齐景公想了一下，嘟囔着：晏相，田穰苴能在乱军中败而不乱，不光是跑得快，寡人是明白的。

晏婴笑着坐了下来。

齐景公：可是现在，寡人已经派人去取他的脑袋了，还请晏相赶快再给我推荐一个统兵的人选，以便对抗晋、燕联军。

晏婴起身，拍拍手。

刚才出去的卫士，双手捧剑走了回来。

齐景公惊讶地看着。

晏婴：主公，田穰苴是国之大大才，这次征鲁国防邑，更让他看清了齐国军伍不振的症结所在，现在正是大用之时。我也想到这次失利，主公必然大怒，所以我斗胆擅作主张，之前已经对这些卫士已经有所交代。

齐景公从卫士手中拿回剑，收入鞘内。

晏婴继续说着：主公，田穰苴出身微贱，在行伍中缺乏威信，此次他特意请我代为他说项，希望主公能以身边近臣作为监军，并授他军事上的全权，如果主公同意，他必能尽克晋、燕之军，恢复阿、甄之地。

齐景公沉吟着：这……

晏婴：大敌当前，主公不要犹豫了。



齐景公解下佩剑放在桌上，摆手让庄贾过来：你去给他做监军，现在就去找他报到，另外把这把剑带给田穰苴，有这把剑便是有我在场，军中之事尽可自主行事，寡人绝不干涉。

齐景公看了一眼晏婴，晏婴露出嘉许的眼光。

庄贾点头捧剑退出。

齐景公看看晏婴：这下子他要是不胜，他田穰苴就算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也要把他逮回来！

晏婴笑笑。

20. 齐军田穰苴营帐 夜 内

剑被田穰苴的双手恭敬地供在了桌上，桌上点着烛火供物。

田穰苴转身，庄贾和三勇士等众将官对剑施礼完，纷纷站起。

田穰苴正色：明天午时，全军会于中军大门，希望各自回去安顿，不要误了行期，耽误主公的大事！有不到的，军法从事！

田穰苴说完，径直走了出去。

三勇士和众将官见他走出，忍不住嬉笑着：呵呵，好威风啊！

一小校学田穰苴语气：有不到的，军法从事！

众人哄笑着散去。

21. 齐军中军帐门 晨 外

几匹马飞驰而来，停在门口。

看门的士兵揉揉眼睛站起身。

对面站着戎装的田穰苴。

士兵一愣：田将军，这么早？

田穰苴一言不发，身后面的军士立起一根大木，还有的军士在门口摆好了沙漏。

士兵左右看看：这……是什么？

田穰苴不回答士兵的问话，径直向门内走去。

22. 齐军中军帐门口 日 外

天上太阳照耀着。

前景是沙漏，旁边地上木头的影子在逐渐移动。

一个兵士跑过来，用戟在地上迎镜头在标志木头正午影子能达到的地方深深地画上一道沟印。

士兵们站立着，互相交头接耳。

三勇士也到场了，指着田穰苴议论着。

远处中央田穰苴背手肃立，一语不发，身后的亲兵也严肃地站立着。

木头影子距离那道沟印越来越近。

23. 齐军营帐外通道 日 外

庄贾正在与送行的亲戚朋友喝酒。

一士兵匆匆跑来挤入人群。

庄贾正在举杯，士兵在后面拉拉他，庄贾不满地：怎么了？

士兵：田将军立起了日晷沙漏，似乎来真的啊，庄大人还是快点去吧，眼看就来不及了。

庄贾一抖衣袖：哼，我是齐王派来的监军，监军监军，我监管他的军，论起来我在他官位之上，怕什么，喝酒！

亲友甲顺手从庄贾的肩膀上取下一粒残渣。

亲友乙忙举杯：请！

众人喝起来。

24. 齐军中军帐门口 日 外

木头的影子走到了沟印处。

田穰苴抬头望天，一小校跑来：田将军，午时已到。

田穰苴点点头，走下来，摆摆手，亲兵冲上来把木头用斧头砍倒。

田穰苴一脚踢翻了沙漏，大步走向中央。

众兵士仍然在交头接耳说着话，三勇士笑着聊天。

田穰苴转身，慢慢地开始说着：诸位都是卿大夫的子弟，也是老军伍，这军中戒律本来都已经熟记了，不必我再啰唆，不过今天我还是要重新申明一下，也免得将来要脑袋的时候你们叫屈说没听见。

众兵士或倚或靠，聊着天几乎都没听见田穰苴说话。

田穰苴似乎没看见似的，继续慢慢地说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声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远处的兵士鼓噪更大了。

田穰苴定睛看去。

庄贾和随身几个仆从的马蹄走进营门，跨过地上的沟印。

兵士和庄贾打着招呼。

三勇士走到庄贾马前：庄大夫。

庄贾点着头一路骑马走到田穰苴的台前，下马向上施礼：田将军。

田穰苴微一点头，一摆手。

亲兵一拥而上将庄贾绑了起来，他的仆从也都被绑。

三勇士和兵士们都愣住了，场内鸦雀无声。

庄贾大叫着：田将军这是干什么？不过是有些亲友看我即将远行，摆下酒宴，我不好推辞，所以来得晚了些……

田穰苴不动声色：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

庄贾一听大怒：田穰苴，你刚当了几天将军，我是主公派来的监军，你敢斩我？

田穰苴冷着脸：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犯者斩之……

台下田开疆悄悄叫过一个兵士：你骑快马快去报告主公，说田将军要杀庄大人，让主公来罢免了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兵士悄悄挤出去骑上马飞驰而去。

田穰苴：……托伤作病，以避征伐，捏伤假死，因而逃避，此谓诈军，犯者斩之。我都说完了，希望你们也都听清楚了，再有违犯的，别怪我不客气了。

庄贾大骂：田穰苴，你这个竖子，要怎么样！

田穰苴平静地：晋燕联军入寇，占我阿、甄二地，主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们军中的武士，平日里吃着百姓的供奉，有没有让你们去耕过一亩地？百姓为什么供奉我们，还不是为了在战时让我们保他们的平安，打退来抢占他们土地的贼人！那么多百姓的性命都悬在我们的手上，你却因为什么吃酒送行耽误了行期……

公孙接走出来：田将军，庄大人是主公重臣，怎么处理应该问过主公才是吧。

田穰苴冷冷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拉出去。

庄贾大喊大叫着被拖了出去。

须臾，庄贾的脑袋被兵士送回来，田穰苴看了一眼扔到地上。

远处刚才骑马跑走的兵士赶车跑回来，车上站着宫内侍卫打扮的人高举节杖大呼：不能杀庄大人，主公下令，不能杀庄大人！

众人眼光都看向田穰苴。

田穰苴叫亲兵：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亲兵跑过去把使者等都抓了下来，捆绑着跪在台前。

使者看着庄贾的脑袋眼睛看着自己，吓得哆嗦着。

田穰苴微笑着：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应该……

旁边的亲兵：应当问斩。

使者的尿一下流了出来：田将军饶命啊。

田穰苴笑了笑：主公的使者持节杖不能杀。

使者和出去的士兵松了口气。

田穰苴接着说：驰突军门，斩其仆从和左边的马首！

士兵被拉了出去，大叫着：田将军饶命饶命。

士兵脑袋和马脑袋都被咣当一声扔回台上。

田穰苴站着问：有谁不服？

所有士兵鸦雀无声，没人敢说话。

田穰苴问：有谁不服？

田开疆嘴唇翕动，公孙接看到一把拉着他的袖子。

田穰苴左右看看，满意地点点头：出发。

齐军浩浩荡荡地出门，行进路上安静异常，除了车轮、马蹄声。

25. 齐国齐王宫殿 日 内

使者跪在下首，齐景公怒冲冲地坐在上面。

使者哆嗦着。

齐景公：他人呢？

使者：已经带兵出发了。

齐景公恨恨地摔掉手里的一块玉佩。

玉佩砸在地上摔得粉碎。

26. 鲁国尼山 夜 外

鲁襄公坐在首席，后面坐着弟弟公子稠——后来的鲁昭公，三桓坐在次席，四周都是歌舞者和篝火，正在召开盛大的春社之会。

鲁襄公起身，用锄头象征性地锄了几下地，周围的人群发出了欢呼声。

季武子站起，命令：把太牢呈上来！

众人吆喝着抬上由猪所制的太牢祭祀物品抬到柴堆上，还呈上了丝帛等祭品。

旁边的乐队用编钟等乐器奏响了祭祀的音乐。

鲁襄公走到柴堆边，亲手点燃了柴堆。

柴堆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鲁襄公慢慢走回座位。

众人观看着火焰上升，音乐越来越响。

在场的人跳起舞来。

27. 鲁国曲阜城内 夜 外

叔梁纥骑马飞驰而来。

城内街道上空空荡荡的。

阳虎正带着几个季家人骑马走过。

叔梁纥站在路中拦住阳虎，阳虎一愣。



叔梁纥：你是季家的家臣吧？我怎么没见过你？

阳虎：在下正是季家的阳虎，敢问您是？

叔梁纥：小子你记好了，我是叔梁纥！

阳虎一愣：哦？防邑之围，老将军一人独守城门，威风得很啊！

叔梁纥：哼哼，你也听说过老夫，这城里人都哪去了？

阳虎四面一看：家主说防邑之围既然解了，正应该庆贺，正逢春社祭祀，就都到尼山一起举办了，现在全城的人都应该是在尼山呢。

叔梁纥：好好好，好好好！你来，我跟你说话。

阳虎有点纳闷地下马，向叔梁纥走去。

叔梁纥一拳打在阳虎的面门，阳虎身边的从人想要冲上，叔梁纥怒吼一声拔出剑来，众人都不敢动。

叔梁纥笑着：阳虎，老夫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就你这样的东西，也配向我们孟僖子大夫拔剑，老夫逼阳之战的时候，你还躲在你妈的裤裆里没生出来呢！

叔梁纥大笑着收剑上马，飞驰而去。

阳虎嘴角渗出了血迹，从人要去扶他，被他一把甩开。

阳虎恨恨地看着叔梁纥远去的方向。

28. 鲁国尼山祭坛上 夜 外

鲁襄公正在睡眠蒙眬地听着音乐，几乎要睡着了。

远处传来了一阵喧哗声。

鲁襄公被惊醒，问身旁的弟弟公子稠：怎么回事？扶我过去看看。

29. 鲁国尼山 夜 外

看热闹的人群都挤着。

公子稠扶着鲁襄公从人群中走出。

叔梁纥正在与季武子的几个家臣手持兵刃对峙着，季武子看见鲁襄公忙跑了过来。

鲁襄公大怒：孔纥！孔纥！放下剑！

叔梁纥看了看鲁襄公，扔下手里的剑。

季武子一个家臣想过来捡走叔梁纥的剑，被叔梁纥踢了一个筋斗。

有人给鲁襄公搬了个椅子，鲁襄公咳嗽着坐下。

季武子：主公，孔纥今天一看到我，就拿剑要砍我，多亏几个家臣拼死抵住，孔纥扰乱国家祭祀大典，理应处以死罪，请主公决裁。

叔梁纥上前一步：季武子！你把持鲁国国政，擅揽上军的军权，齐国袭我城邑，你见死不救，你才该杀！

孟僖子从旁边赶到，叔梁纥看到孟僖子，忙恭恭敬敬地施礼。

孟僖子拿起叔梁纥的剑，一把在膝上折为两段。

叔梁纥愣住。

孟僖子走向鲁襄公：主公，孔纥是个武人，不懂规矩，今天实在是失礼，回头我让他去给季孙大夫赔罪，主公您千万不要生气，念在孔纥这次守城也有些微末功劳，就不要责罚他了。孔纥，过来给主公和季大夫赔礼！

叔梁纥愣愣地。

孟僖子：过来！

叔梁纥不情愿地过来向鲁襄公施礼，向季武子施礼。

季武子忽然：等等！我家家臣阳虎刚才说，他还被孔纥路上打了一拳，这怎么算啊？

叔梁纥大怒：你要怎么算。

季武子笑着：不如让阳虎也来打你一拳，大家扯平好了。